新石頭記/第37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新石頭記

◀上一回

第三十七回　演飛車雲端列陣　制奇炮電術通神

下一回▶

　　卻說子掌因為次日有事，夜色已深，所以不及久談，先進去睡了。次日清晨,高于天陪了老少年、寶玉吃過早點，便帶了童子，到操場上去。果然將臺首，高阜之上，搭了一布篷，篷裡面安排桌椅，雖然是暫局，卻也十分整齊。寶玉看時，只見將臺上高樹帥旗，西門管身被戎服，早已高坐堂皇。兩旁的參謀官、指揮官，與及一切副參游守，一律的甲冑鮮明，身佩刀劍。營裡兵卒，排了隊伍，按著次序，都到了操場上面。將臺兩旁的軍隊，齊奏軍樂。排列已定，指揮官手執令旗，迎風招展。傳下號令，便有有幾名雜役抬出一個倚槍的欄桿，放在操場當中，又抬出兩大籮石子。督隊官唱聲口號，軍隊當中便步出了一排五名兵士，走到欄杆旁邊，拋起石子之後，才拿起槍來向石子打去。颼的一聲，都打著了。這排兵士便依然擎槍繞到本隊之後。前隊又上來一排，照前操演。寶玉只看的目定口呆。此時早有十多輛飛車，高掛迴避旗，飛向四面阻擋往來車輛，以免誤傷。寶玉道：「這種準頭，是怎樣練就的？真是令人佩服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這個准(直)頭，遘手法，以手為眼的了。要拿眼睛看準頭，那裡來得及。」高于天道：「這個自然就同拋東西一般。試拿一樣東西往上拋起，再拿手去接，那雙眼睛再不要看手，只要看那東西落下，那一雙手自然而然會接著的。我們終身由之而不知其所以然之故。這個準頭，就是推廣這個拋物接物的道理，神而明之，練出來的。」寶玉只是呆呆的看著那些軍士一排一排的操過來，竟是沒有一個失手打不中的，嘴裡不住的叫「奇怪！」高于天道：「這操的固然是純熟，可佑都督看操的本事更大呢！一排五個人之中，雖然站在

一處，你看他拋上去的石子，都參差不齊，高低不定的。打出去的槍子，自然跟著石子。我們的眼睛不過看著那石子有槍子打著沒有，知道他中不中罷了，那雙眼睛那裡還有工夫去看他放槍，那裡分得開那一顆子是誰放的？都督卻分得十分清楚，一經有打不中的，他馬上就指出那兵士來。」寶玉聽說，試把眼睛看那兵士，等到他放出槍子來，那眼睛連忙跟著自上去，那裡來得及？一連看了十多排，都是如此。不覺笑道：「果然是難看得出來。」操到午牌時分，便傳令暫行停操歸隊。有兩個童子提了籃送飯來吃，二人對坐吃罷。寶玉抬頭，看見赤日麗天，異常炎熱，因說道：「何以揀了這種熱天才操呢？」高于天道：「每年都是冬夏兩操，正要這些兵士歷練寒暑，以備將來有出境的戰事，不怕走到寒帶、熱帶底下，都無所礙。」寶玉看那兵士雖然停了操，卻還是列著隊伍，一個個都拿了一根小皮管，在那裡吸，因問道：「他們吸什麼呢？」高于天道：「他們吃飯呢？身上帶的皮袋便是糧食？」寶玉道：「那一皮袋能盛多少糧食？」高于天道：「這一袋便是五天糧食。」老少年道：「看了這個，那古人的行兵營裡面還要用灶，未免太笨了！」寶玉道：「豈但是笨，看那小說上說的，埋鍋造飯，營裡打了灶，出起隊來，還要帶著鍋走呢！」說話之際，已經交了未初，軍樂齊奏，指揮官傳下號令，仍舊操。一到了酉正，方纔停止。

三人回到子掌寓所。寶玉道：「今日說是操游擊隊，我看倒像是操獵戶。」高于天道：「這個本來是由獵戶教出來的，當日初講整軍經武時，便有人上了條陳，說獵戶的放鳥槍，不講眼法，只講手法，準頭極好，可以招了各獵戶編了營伍，作為游擊隊。當時還有人笑這上條陳的荒唐。我們這位都督的尊公，名鎮，表字靜伯，那時正當練兵大臣，看了條陳，深以為然。怎奈獵戶不多，編不了幾營，因變通了這個法子，只招他們來當教習。此刻逐漸推廣，教成了三萬人，分佈到各邊防地方。遇了戰事，大營兵士是上陣對壘，這一班卻是三個人一隊，五個人一隊，分散各處。探緝敵兵，得隙即攻的，所以叫做游擊隊。」寶玉道：「今天所操的，共有多少人？」高于天道：「各路歸防次去了。」三人晚飯之後，又乘了一回涼，方纔安歇。這一夜子掌並沒有回寓。

次日操陣法及炮操，高于天又陪著二人看了一天。第三天是操飛車隊。寶玉絕早就起來，約了老少年、高于天去看。高于天道：「此刻還未到卯正，未免太早。」寶玉道：「我要看那些兵士上車呢。」高于天道：「那裡看得見？車隊都不在這裡，要等號令才來呢。我吃了點心去罷。」便叫童子拿點心來吃了，三人一同到操場上去。將臺上靜悄悄的，還沒有人。坐了一會，忽聽得一聲軍樂。樂聲向處，帥字旗早已扯起，迎風招展。子掌率領數十員參謀指揮，及大小武員，同登將臺。軍樂停止，將臺上交下兩個花炮，兩名傳令士接在手裡，取火一齊把藥線燃著。轟的一聲，兩個花炮齊竄到空中去了。又

聽得訇的一聲，花炮炸開，飛出兩面旗子來。一面是飛龍青牙旗，一面是白底繡彪旗。寶玉心中暗想：這是日本花炮，我在上海看見過的。好好的操兵，怎麼頑起這個來。想猶未了，忽見四面空中，旌旗招展的來了一隊飛車，東面也來了一隊，彼此都是列成陣勢。寶玉方纔省悟，那炮是個號令。再看那兩隊飛車，離地約有五十尺高低，一字兒對面排開。車的前面，都用鋼板裝成垛般的護身板，兩面對放起槍來。寶玉吃驚道：「怎麼認真放起槍來，不怕傷人麼？」高于天道：「那槍炮彈都是用橡樹膠做的，打不傷人。彈上塗了白粉，打著的便有一點白痕。倘使打著了要害，在人便算死了，在車便算壞了，不能再上陣，以此定個輸贏。」寶玉聽說，抬頭再看，果見那車上的護身板有幾處著了白點。兩隊車在空中左右盤旋，忽高忽下，槍炮齊發，如臨大敵。每一隊車約有五十輛，戰的戰得五花八門。各有陳勢。西面的車。忽然排成一字往後飛退。東面車隊突然回旗反鼓。兩面圍將過來。東面車隊正在向前飛駛。一時收止不住。被他四面圍住了，一時槍炮齊施。東面車隊抵敵不住，一齊落下，亭在操場上西面車隊措手不及，被打的個個受傷，只得一齊落下，原來，東面車隊裡有五輛飛車，到了圍急的時侯，西面掛了障形玻璃，直向上面飛駛，俯視一切。見自家車隊敗績，便降下來，在西面車隊上，一齊往下放槍。登高臨下，槍無虛發，因此轉敗為騰。既騰之後，也落在操場上。領隊官到將臺上繳令，子掌分付仍舊各歸防次。兩員領隊官鞠躬辭退，仍駕飛車，各督本隊分頭去了。將臺上又發下兩個花炮，放起了，飛出紅黑二旗。一會兒，南北兩面各有一隊飛車到了。兩陣對圓，槍炮並舉。左旋右轉，酣戰了半天，彼此都不肯認敗。子掌便傳令停戰，落下來，由指揮官查點。北車受彈較多，南陣受彈少，而南軍受彈又比北軍多，算了個平戰。兩員領隊官也各督本隊去下。

時已午正，子掌率領各員吃飯休息，寶玉等也吃過飯，在那裡議論飛車隊的事。寶玉道：「那些無稽的小說，往往說神說怪，說什麼雲端大戰，不圖今日我親眼見了這實事。」老少年道：「雲端大戰是見了實事了，還欠一樣鬥法寶，什麼飛刀、捆仙索之類，我看將來也要據了這個理想，見諸實驗呢？」寶玉道：「那回我們在禮讓莊放下大鵬鳥時，那車子沒命的飛升，足足到了六千五百尺，方纔停住，只怕雲端裡也不過這麼高低罷？」高于天道：「可惜未曾留一個人在底下看著，到底還看得見不？」寶玉道：「據說上頭沒有空氣，我們多咱帶了製造空氣的機器，到上頭去看看。僥倖到得一個星球上，也可以考究考究，到底那裡有世界沒有，不然，總是個理想，徒託空言，沒有實據。」老少年道：「早就有人想到了，不然辦了。因為到了沒有空氣的地方，便是真空，電氣到了真空的地方便要發火，製造空氣，只能把窗門關緊了，人在裡面自製自吸，斷不能放到外面來。那車的機輪，一切都是用電的，豈不要全車發火？因此不敢輕舉妄動，不然，早就有人上去了。」寶玉道：「總要設法能上去便好，不然，總是個悶葫蘆。」

高于天道：「不要說了，看操罷！」忽聽得一陣軍樂聲音，將臺上下卻不見一人。遠望大營裡面，平地裡起了五個花炮，旗分五色，跟著便起了一大隊飛車。當中一輛車，頭掛了飛龍黃旗，中間桅上飄著帥字旗，駛到操場上面，寶玉便知子掌也上了飛車了。一轉瞬間，東、南、西、北四面的車隊都到了。帥車上，升起令旗，各歸隊伍，列成陣勢，操了一回槍炮。寶玉道：「電機炮沒有聲音的妙。不然，這槍炮的聲音，耳也要震聾了。」老少年道：「豈但沒有聲音的好，也虧得沒有燄，倘是有煙的，幾炮一放，就煙霧漫天的，那裡還看得見車！」寶玉道：「那才認真是騰雲駕霧呢！」

正說話間，忽然帥車上飄下一陣極細的水花下來，順著南風，飄到大營裡去。車隊裡飛出一輛車來，上面插著醫字旗，直駛到大營落下。這邊車隊便往上飛升。寶玉等三人抬著頭看，只見他愈上愈高，愈高愈小，仍然是排著陣勢。忽的一下，高的看見不見了，圍著操場看的百姓，一齊拍掌，聲如雷動。許久仍不見下來。看看那上去的有兩個多時辰了，寶玉道：「莫不都到了空氣之外了？」高于天道：「倘到了真空界上便齏粉了。」老少年呆呆的望著西面，指道：「這個時候有雁？」寶玉照著所指看去，果然見有兩行雁。定睛看了一會，是向這邊飛來的。高于天道：「那裡是雁，就是那飛車隊回來。」說話時，果然愈來愈近，一會都到了。帥車上把令旗高扯，各車隊一時分頭散去，子掌所領的車隊，也落下操場。子掌率領眾官，下車登臺，正要發令，忽然東南角上，有兩輛飛車風馳電掣而來，到了操場落下。車上走下一個人，走到將臺旁邊，懷中取出一封信，遞與傳令兵士，兵士送臺上，呈與子掌。子掌拆開看了，面有喜色，傳令叫了那人上臺問話。問答了幾句，便下來了。寶玉看得納悶，暗想：操得好好的，這個人不知來打什麼岔。只見那人下臺時，便走到車旁邊，招呼車上人，把一個木箱子取下來。那輛車上取下一箱，來人便七手八腳把箱開了，取出好些零碎機件，就在將臺底下安配。安配好了，又在那箱子裡取出一尊炮來，看看那炮，非但寶玉呆了，老少年稱奇道怪，便是高于天常跟著陸軍都督的，軍火自然見得多，他見了這個炮，也是莫名其妙。

不知到底是一尊什麼炮，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